

人文行遠專書講座 ·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時間：108年1月16日(三)14:00-16:0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

主講人：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主持人：蘇國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記錄：張澄清(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為配合推廣科技部「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試辦方案」，鼓勵具有前瞻性的傑出學者，進行系統性、可長遠發展且深刻反映時代意義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寫作，本中心於108年1月16日下午假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舉辦「人文行遠專書講座」，邀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就其去年(2018年)由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學術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進行演講。此書係「人文行遠專書寫



圖一：人文行遠專書講座海報

[#] 本文由張澄清博士記錄整理，經主講人藍佩嘉教授審訂。

作計畫試辦方案」支持下的第二本已出版專書，書中深入剖析不同地理位置與階級地位的家庭如何因應全球化與移民生活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連結在地制度與跨國資源來進行文化協商。

藍教授由《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談起，此書為耶魯大學美籍華裔教授蔡美兒 (Amy Chua) 於 2011 年出版，以自身為例說明亞裔家庭的嚴厲教養方式，也明確指出東西方在子女教養的差異。由於臺灣民眾普遍嚮往美國中產家庭獨立自主，讓子女擁有快樂童年的教養方式，因此移民美國近乎成為逃離背誦式學習及高學習壓力的途徑。但是當代美國移民家庭似乎未重製此一美好圖像，專業技術移民家長憂心於頂尖大學的亞裔員額，或因亞裔身分而受到歧視，被要求的入學成績較高等。例如近期的哈佛大學訴訟案 (Harvard Admission Trial)，起因就是公平入學組織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控告校方，認為其他少數族裔的積極差別待遇將限縮亞裔學生的入學機會。美國大學所採行的全面考量入學評分 (holistic admission)，常因計分方式不透明公正而為人詬病，藉由哈佛大學因捲入訴訟而須公開其入學評分結果，卻也意外地發現亞裔學生在受喜愛度 (likability) 及友善性 (kindness) 兩項評分都系統性偏低。這樣的評分結果究竟反映什麼？是否為系統性偏見？是否因文化的框架而充滿種族偏見，或是反映美國社會對於亞裔族群的刻板印象。

此外，最近美國媒體報導的「新白人大逃亡」(new white flight) 現象，起因於大量遷入的亞洲移民，其子女普遍執著於學業成績的追求，在學業成績的表現較佳，白人父母憂心其子女入學機會將因此受到威脅而搬離亞洲移民較多的城市。換言之，全球各地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不僅遭逢全球經濟變化與產業轉型，下一代亦須面對全球化競爭，故對於子女未來發展充滿焦慮。值得注意的是，子女教養方式存在著持續變動的文化差異，此差異會變動的原因是家長必須面對不同的機會結構 (教育機會、資源分布、競爭對象、評量標準與制度等)，因此會反覆修正，或與其文化背景進行協商，這在移民家庭中更是顯而易見。

藍教授指出，本書雖以教養子女為主題，但實際是以養育子女作為一個經驗透鏡，檢視在全球化與移民情境中，文化變動如何進行，以及社會不平等如何持續展現其影響力，並聚焦於臺灣家庭以及歷經跨國和文化轉變之特殊經驗的美國移民家庭。這些家長雖屬不同階層，而且選擇不同的教養策略，但因應快速變遷的時代及不確定性，普遍對於養兒育女感到焦慮與不安全感。

一般在心理學界或是美國大眾社會，普遍認為亞洲移民子女學業表現較佳，乃因亞洲民族特別重視教育的族裔文化傳承。但亦有其他學者認為，應該

回溯到亞洲移民開放初期，各項措施吸引到教育程度較高，或具備專業技術能力的亞洲移民，而這些特定階層的亞裔家庭普遍重視教育，因此亞洲移民家庭普遍重視教育，子女學業成績表現較佳，僅是反映了特定階級背景的思維（class-based mindset）。另一個值得關心的議題是，養育子女如何成為傳承或複製家庭社會階層優勢或劣勢的機制，例如 Annette Lareau 在 *Unequal Childhoods* 這本書中提到，中產階級因重視養育（concerted cultivation）而做很多規劃與安排，但勞工階級則多採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策略。藍教授提醒這類研究存在著方法論上的國族主義¹（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以及壓縮的現代性²（compressed modernity）等問題需特別留意。

因此，藍教授在書中區分了四種不同的家庭進行比較，有臺灣中產階級家庭及勞工家庭，而在選擇美國移民家庭時，為增加階級變異而同時納入來自臺灣與中國的移民家庭，同樣分為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至於研究方法則採多地點比較研究（multisited research）。臺灣家庭分布於臺北與宜蘭，而美國移民家庭則位於波士頓地區（Boston Areas），同時並置進行比較的目的是觀察文化的變遷，看到「文化協商／混雜」（cultural negotiation/hybridization）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發生，且試圖將緊密交織的種族與社會階層作用力解開，不僅限於不同社會階層的比較，更強調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



圖二：藍佩嘉教授分析臺灣與美國在子女教養的差異

¹ 探討競爭或社會流動不應限定於單一特定國家內。

² 短時間經歷快速轉變與壓縮，因此有很多看似矛盾或衝突的元素會同時並置。

藍教授進一步提到 Aihwa Ong《彈性資本累積》(*Flexible Capital Accumulation*) 的概念，她藉此說明亞洲精英家庭長期透過特定方式，將家庭的經濟資本轉換為下一代的文化資本（如出國留學、取得多國護照等）。然而，藍教授對照其訪談樣本，多屬於專業中產階級而非極端富裕的家庭，這些家庭並非把養育子女視為一種理性的、充滿工具計算的階級再生策略，反倒是認為父母們都在避險。因為無法確定何種教養策略能將現有的優勢有效轉換為子女的資本或安全，故只能盡可能地選擇相對安全的避險策略，也就是所謂的保安策略³ (security projects)。此乃 Marianne Cooper 於 2014 年在 *Cut Adrift: Families in Insecure Times* 一書中提到的概念。依據 Marianne Cooper 的解釋，父母為養育子女而謀求的保安策略，其實是高度階級化的，愈有資源的家庭愈容易放大生活周遭的風險；而資源稀少的家庭則傾向淡化社會裡的風險，這些家庭為了生存已耗盡多數心力，過度憂心社會風險恐使其生活無以為繼。

藍教授運用此概念，並強調養育子女的核心概念是全球保安策略 (global security strategies)，可用來描述或理解父母養育子女的方式。意即多數父母不是採用功利性，以階級複製為目標的養育策略，而是盡力避免身為父母可想像到的風險，故談論很多因身處快速變遷及充滿不確定的年代，發生在家庭生活中的情緒性問題，並且特別重視全球化脈絡下，父母對於風險的覺知，而衍生出屬於特定階層及境遇的避險策略。因此，本書的研究問題涉及養育者在全球化與遷移過程中所經歷的階級經驗，如何影響他們認知家庭生活將面對的風險及不安全？養育者如何透過地理與文化的移動來安排子女養育、照顧與管教，來維持他們所理解的安全感？以及為何這些「保安策略」經常帶來非預期效果，反而強化了養育者的焦慮與不安全感？由於中產階級或勞工階級作為特定社經背景之代名詞，但其涵蓋的家庭社經地位是呈光譜狀分布，故屬於相同階層之家庭所採取的保安策略亦呈光譜狀。藍教授在描述各階層家庭的策略時會同時提到相對多數及相對少數的策略，但乃光譜的兩端，多數的養育策略是分布於兩種極端策略之間。

在探討親職敘事時，身為父母的我們，會回想自身是如何成長為現在的我，所以會不斷回溯其就學、就業及階級流動經驗的敘事，並據此想像來決定如何養育子女，以及他們可能有的未來。由於本書訪談的臺灣家長多成長於 1970 及 1980 年間，那是個經濟快速起飛的年代，大家共享經濟成長的紅利，多數家庭都歷經代間的階級流動，但對其成長經驗的描述都是家長忙於工作而疏於與子女互動、學業壓力大及學習資源稀少，鮮少有機會可探索自己的興趣或

³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永保安康。

思考未來等，甚至比擬為失落童年。因此，他們希望子女擁有快樂童年，可能意味優渥的物質條件，很多學習與經歷的機會，純真或無憂無慮等。另外有些受訪者也提到，希望能避免父母對於其教養方式的影響，但是原生家庭階級對於我們的影響是長期累積的，透過日常生活的暴露而養成一種慣習⁴ (*habitus*)，且這種影響往往是無意識的。

為了讓子女擁有快樂童年，多數人的保安策略是透過空間移動，積極培育子女的西方文化資本。這些家長多半是跨國中產階級 (*transnational middle class*)，具有留學經驗、具備英文能力、從事全球生產與行銷有關的職業，全球化在他們的眼中是威脅也是機會。至於其他能力有限的家長，則可能選擇經濟負擔相對較輕的全球化教育方式，選擇參加臺灣的全英文營隊或提供探訪鄰近國家的經驗。然而，這些家長們卻對這類全球化教育的效果感到疑惑，也同時面對文化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子女能有快樂童年，但也希望有全球化成就，或是在孩童自主性與過度管控間掙扎。此外，這類保安策略不僅所費不貲，需投注相當的心力，更有許多家長為了養家須到國外工作成為跨國父職 (*transnational fatherhood*)，平時僅能透過通訊軟體與子女互動。

但光譜另一端的少數人策略則是「規劃自然成長」(*orchestrating natural growth*)，上實驗學校或自學，父母劃定一個安全的範圍，讓子女可以在這個範圍內自然成長。這些家長會選擇這樣另類教養方式的原因，往往是曾經歷學習創傷、期盼子女有快樂童年、認為子女無法適應主流教育，以及為培養創造力及彈性思考等。他們的不安全感與焦慮則是面對中產階級同儕的批評，或移居鄉間後來自當地居民的質疑。不過也許有人會懷疑，這些另類教養策略並未呈現真實的移動，藍教授進一步解釋，其實他們進行了一種「文化移動」(*cultural mobility*)，引進很多西方的文化資訊或課程，提供一種象徵性的資本；抑或是透過邀請國外專家及參訪活動，形成一個全人教育的全球想像社群。而且當中有趣的是，在另類教養策略的文化移動中看到在地性擴展為全球化，傳統的東西變得具有現代性。至於非預期的效果則是僵固於學習的自然韻律 (*natural rhythm*)，耗費心力去形塑的自然環境宛如溫室，一旦走出溫室則毫無抵抗力，且父母過多的規劃，往往不利培養孩童的自主性。

反觀美國移民家庭的家長，對於親職敘事則是失去自信，原因是缺乏在地的文化知識與社交技巧、無法進入重要人際社交網絡，以及因亞裔身分極限 (*bamboo ceiling*) 而產生的「陞遷阻礙」(*blocked mobility*)。這些家長有時也會

⁴ Pierre Bourdieu 認為慣習是透過長時間生活實踐所累積下來，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性。



圖三：講座會場

對當初放棄返臺發展而懊悔，進而將重心轉移至家庭與子女生活目標的規劃。他們憂心全面考量入學方式及亞裔員額的問題，也觀察到美國經濟衰退及亞洲經濟崛起。因此，少數人採取「規劃競爭同化」(orchestrating competitive assimilation) 策略，積極規劃培養子女的社交技巧及文化自信以利融入當地社群，但此策略需進行更多的規劃，也導致他們自身須融入特定社交圈而困窘，讓子女更常親身遭受種族歧視的不平等對待。多數人的策略則是「培育族裔文化資本」(cultivating ethnic cultural capital)，因為他們認為當地社會永遠將他們視為少數族裔或外國人，白人社群崇尚的「愛的教育」(permissive parenting) 乃亞裔族群無法承擔，故轉而強調亞洲民族固有的信仰與價值，重視紀律、努力勤奮及崇尚節儉等，希望能將移民家庭應具備的韌性，傳承為族裔文化資本，重新找回原本移民社會的價值、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及社交網絡。藍教授也將此視為另一種文化移動，但乃是與地理空間移動方向不同的「反向文化移動」(reverse cultural mobility)，作法是引入亞洲的學習資源、讓子女學習中文、接觸傳統文化技藝，甚至安排孩子們回臺灣進修學術能力測驗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 課程。然而，這樣的安排不僅容易引發代間衝突⁵，甚至是強化美國社會對於亞裔家庭教養策略的刻板印象。

將教養視為一個跨國的社會場域，居於臺灣或美國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雖然彼此沒有真實的往來，但他們彼此是連結在一起，在結構上相互影響 (例如相互學習、模仿或競爭)。以臺灣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為例，他們的連結

⁵ 子女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因不同於父母的移民身分與文化認同而產生衝突。

主要導因於中產階級發動的親職教育及教育改革，一旦講求家長參與的學習方式成為主流，將使得勞工階級奉行的自然成長策略不被社會允許，勞工階級家長因此承受許多壓力與挫折，憂心於長時間在外工作而缺乏對子女的關愛，甚至會因長時間遺留子女獨自在家而觸法。

相較於移民勞工階級，有時需仰賴子女擔任與他人溝通的翻譯，體罰不容於美國社會，鬆動了父母的權威地位。他們因而「視自然成長為同化」(natural growth as assimilation)，自我解嘲地認為代間關係雖然反轉，但可藉此養成子女獨立自主的性格。此外，這些家長有時會仰賴跨國的照護與管教，將學齡前子女送回臺灣給祖父母養育，或是將處於叛逆期的青少年送回臺灣求學。

最後，藍佩嘉教授在結論時提到，教養子女看似個別化的保安策略，不僅讓個別家庭負擔更多的成本，他們對於教養子女的焦慮與不安，也強化了其他父母的不安，進而爭相投入教育資源的軍備競賽，無形中也增加了更多的社會成本，或許也間接導致亞裔青少年的自殺率偏高，抑或是亞洲國家的生育率偏低。對於美國讀者而言，期望透過本書的比較分析，解構美國社會對於亞洲移民的刻板印象，促進同理性理解移民家庭的焦慮與不安全感，進而共同形成一個可永保整體社會安康的教養策略。對於臺灣讀者而言，則希望臺灣社會想像的美國式快樂童年，其實是過於簡化且夢幻的；引入多元的教養觀念雖然有助於文化融合，但過程中須歷經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緊張與衝突將不可避免；更期盼父母能認知到，在教養子女的歷程中，應該扮演園丁的角色，而非木工師傅。